

何小琼

读小学四年级那年，我家搬到一个离小镇有三里的地方。房子是砖瓦的平房，青砖、青瓦，房前有一条清清的小溪，两棵柳树婷婷袅袅，母亲说，房子是父亲请人建的，树是父亲种的，选在这个地方安家也是父亲决定的。离家不远处，坐落着几十户村舍，一到饭点，那袅袅的炊烟是我最喜欢看的。

那时父亲在小镇邮局工作，每天清晨，吃了母亲准备的早餐，就推出那辆擦得亮的自行车，载着要上学的我出发了。母亲站在房门前，看着，挥手。中午，我在学校吃过饭，傍晚父亲下班后，再载着我，披着晚霞走上归途。远远地，就看到母亲在门口等着，她脖子上挂着围裙，双手沾着水，或者是一把青菜在摘。看到我们，笑容就涌到脸上来。

那时候，一年之中，总那么一段时间下着令人烦扰的雨，每当这时，父亲就给我穿上雨衣，他打着一把大伞。我和父亲就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去小镇路上，因为下雨路变得泥泞，我常常脚沾满泥，裙子也湿了，晚上狼狈地回到家，我跟母亲埋怨。母亲怜爱地帮我用干毛巾擦洗，而对父亲欲言又止。而父亲总是笑着说：“我们家的妞没那么娇气，这儿挺好的。”我暗暗希望快点长大，读了初中就可以住校了。

我曾经问母亲：“妈妈，为什么我们不住在小镇，爸爸上班，我上学多方便啊。”母亲微笑不语。那时候的母亲，身体不太好，总咳嗽，每天熬中药，一屋子都弥漫着药味。父亲在家的时候，总是抢着做家务，种菜、洗菜，还劈柴，从来不要母亲多操劳。

上了初中，甚至高中，我果然都是住校。开始时，还有新感，觉得终于可以到人烟多的地方了，无心快乐着。可没多久，我对家的思念日渐涌出，那门前的小溪，那柳树，家的气息让我如此迷恋。于是，一到假期，我就飞奔回家。有时，带着同学回家玩，同学总会悄悄指着一起在厨房忙碌的父母跟我说，真温馨啊！我的欢喜不已，亦有着幸福感。

时光荏苒，我毕业工作后，结婚，为人妻，为人母。已是暮年的父母依旧住在那个简陋的家。我买了大房子后，装修好要接父母来住，可母亲执意不肯。我不解，母亲拉着我说：“当年，你爸就是因为我这身骨不硬朗，需要有一个安静、空气清新的环境调养，才选在这里安家的。有感情了，不舍得呢。”我一听，泪如雨下。不善言语的父亲，做了一辈子浪漫的事，用他的平凡行为诠释了最好的爱情。

在幸福的人们心中，爱情总是美好的，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中，在世俗的岁月痕迹里，它终会沉淀成一坛醇香的美酒，虽不浓烈，却淡雅弥香，缠绵在内心深处，飘漫在点滴的生活时光里。

理发

戴荣里

生活中有很多尴尬的事情。舅舅是秃头，因为少时家穷，头上长了疮，头发很稀少。有次喝酒，话赶话，竟然说了：秃头顶上的虱子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家人瞪我，我认为我说得对，又重复了一遍。看舅舅脸红，恍然大悟。话是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了。舅舅一生一个人生活，每当我想到这件事，总十分愧疚。

舅舅一生不用理发，或许会得到同村人的讥笑。我不知道他看别人理发的心情如何？今天，我一个人立在窗前，再回想舅舅一生，感慨万千！社交场合，再说类似话时，总要左顾右盼。怕自己的唐突会触及别人的痛处。类似的尴尬事，还发生过一次。那年在日照，请一老者吃饭。席间说俏皮话，说“麻子敲门，坑人到了”，众人皆笑，我以为是说我说得好，继续延伸开去，忽略了被请的李大爷满脸麻子。这样的尴尬，与其说是被说者尴尬，不如说是说者更尴尬。少年轻狂，无意中的伤害可能给别人的痛苦更多。想起来，又是惭愧。谁都不希望被人触及短处，以后我说话就少了。尽管这样，说中别人的事情还时有发生。想想过去遇到的无发者，光光的脑壳，藏着许多故事，都与理发有关。

以前在工程队，有个工友老孟，头如崮顶。毛发在周边一遭，犹如荒草，呈黄色，稀疏可数。他的同事老何，浓密黑发满头，二人一前一后行走，对比度强烈。两人每月都会相约去理发，理发后，秃老孟脑瓜更亮，何师傅的头发在秃老孟映衬下尤显茂盛。众人会给老孟开玩笑，老孟也不恼。有几个工友总找老孟开涮，有的还会摸摸老孟的光脑瓜，还会恶作剧地扇几下老孟的光脑壳，老孟就追着“敌人”打，一屋子的哄笑。这情景总在老孟理发后出现，工程队条件艰苦，穷开心的人多，现在想起来，老孟的不气不恼，也是一种无奈罢了。

回忆一生中的秃子，辛酸史不少。有个女子，生就的顶上无毛，戴了一生假发，不仔细看，你看不出来。她去理发，总是一个人悄悄到店里。每遇到她和她说话，我总格外谨慎，生怕自己说话不慎，伤了人。这个小姑娘，眼底里有一丝悲凉之气。生理上有别于常人，让她一定自卑了吧。别人可以在推子底下享受快乐的剪发之乐，而每次理发对她的意味着躲避，意味着羞辱，或者意味着低人一等。理发给她的痛苦，自然是难以描述的。

有位老人，工作压力大，秀发脱得如炮弹焚毁的山岭，稀稀拉拉的毛发让他呈现出一副可怜相。他一年四季戴着帽子，似乎在向周围的人提醒他是疤痕瘌。人们只能从他鬓角的长短断定他是否新近理发了没有。有一天，他满头秀发出现在大家面前，大家还以为是他买了假发。心细的人发现，原来工作终于没有了压力，他的头发随之茂密如林。我想，他现在理发时自己一定是欢快的，理发师也是欢快的。没有对比的生活总是缺少珍惜，和自己无毛的过去相比，他应该心花怒放。有个朋友，得了癌症，我看去化疗后的他，头发没有一根，光秃秃的头皮，泛着白色，我站在那里，泪眼盈盈。平日里，我太珍惜自己的头发了，想到，看到那些没有头发的人，拥有头发是幸福的。

那天路过理发店，看一个小孩子摆弄着手，试图挣脱母亲，哭喊着不让理发师理发，孩子的黄毛在母亲的帮助下，被理发师剪草坪一样彻底推掉了，光秃秃、粉嘟嘟的很招人喜爱。孩子的哭声引发了母亲的笑，我想，自己小时候也是被母亲这样抱着的吧，哇哇地哭着，挣扎着，愤恨地看那一头黄发飘落地上，而今，满头白发的母亲，只能在另一个世界与我对话了。我头顶黑发，泪眼朦胧里目送光影里的母亲，依稀是幼年的我被母亲抱着理发的情形。

何小琼

读小学四年级那年，我家搬到一个离小镇有三里的地方。房子是砖瓦的平房，青砖、青瓦，房前有一条清清的小溪，两棵柳树婷婷袅袅，母亲说，房子是父亲请人建的，树是父亲种的，选在这个地方安家也是父亲决定的。离家不远处，坐落着几十户村舍，一到饭点，那袅袅的炊烟是我最喜欢看的。

那时父亲在小镇邮局工作，每天清晨，吃了母亲准备的早餐，就推出那辆擦得亮的自行车，载着要上学的我出发了。母亲站在房门前，看着，挥手。中午，我在学校吃过饭，傍晚父亲下班后，再载着我，披着晚霞走上归途。远远地，就看到母亲在门口等着，她脖子上挂着围裙，双手沾着水，或者是一把青菜在摘。看到我们，笑容就涌到脸上来。

那时候，一年之中，总那么一段时间下着令人烦扰的雨，每当这时，父亲就给我穿上雨衣，他打着一把大伞。我和父亲就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去小镇路上，因为下雨路变得泥泞，我常常脚沾满泥，裙子也湿了，晚上狼狈地回到家，我跟母亲埋怨。母亲怜爱地帮我用干毛巾擦洗，而对父亲欲言又止。而父亲总是笑着说：“我们家的妞没那么娇气，这儿挺好的。”我暗暗希望快点长大，读了初中就可以住校了。

我曾经问母亲：“妈妈，为什么我们不住在小镇，爸爸上班，我上学多方便啊。”母亲微笑不语。那时候的母亲，身体不太好，总咳嗽，每天熬中药，一屋子都弥漫着药味。父亲在家的时候，总是抢着做家务，种菜、洗菜，还劈柴，从来不要母亲多操劳。

上了初中，甚至高中，我果然都是住校。开始时，还有新感，觉得终于可以到人烟多的地方了，无心快乐着。可没多久，我对家的思念日渐涌出，那门前的小溪，那柳树，家的气息让我如此迷恋。于是，一到假期，我就飞奔回家。有时，带着同学回家玩，同学总会悄悄指着一起在厨房忙碌的父母跟我说，真温馨啊！我的欢喜不已，亦有着幸福感。

时光荏苒，我毕业工作后，结婚，为人妻，为人母。已是暮年的父母依旧住在那个简陋的家。我买了大房子后，装修好要接父母来住，可母亲执意不肯。我不解，母亲拉着我说：“当年，你爸就是因为我这身骨不硬朗，需要有一个安静、空气清新的环境调养，才选在这里安家的。有感情了，不舍得呢。”我一听，泪如雨下。不善言语的父亲，做了一辈子浪漫的事，用他的平凡行为诠释了最好的爱情。

在幸福的人们心中，爱情总是美好的，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中，在世俗的岁月痕迹里，它终会沉淀成一坛醇香的美酒，虽不浓烈，却淡雅弥香，缠绵在内心深处，飘漫在点滴的生活时光里。

生活中有很多尴尬的事情。舅舅是秃头，因为少时家穷，头上长了疮，头发很稀少。有次喝酒，话赶话，竟然说了：秃头顶上的虱子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家人瞪我，我认为我说得对，又重复了一遍。看舅舅脸红，恍然大悟。话是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了。舅舅一生一个人生活，每当我想到这件事，总十分愧疚。

我曾经问母亲：“妈妈，为什么我们不住在小镇，爸爸上班，我上学多方便啊。”母亲微笑不语。那时候的母亲，身体不太好，总咳嗽，每天熬中药，一屋子都弥漫着药味。父亲在家的时候，总是抢着做家务，种菜、洗菜，还劈柴，从来不要母亲多操劳。

上了初中，甚至高中，我果然都是住校。开始时，还有新感，觉得终于可以到人烟多的地方了，无心快乐着。可没多久，我对家的思念日渐涌出，那门前的小溪，那柳树，家的气息让我如此迷恋。于是，一到假期，我就飞奔回家。有时，带着同学回家玩，同学总会悄悄指着一起在厨房忙碌的父母跟我说，真温馨啊！我的欢喜不已，亦有着幸福感。

时光荏苒，我毕业工作后，结婚，为人妻，为人母。已是暮年的父母依旧住在那个简陋的家。我买了大房子后，装修好要接父母来住，可母亲执意不肯。我不解，母亲拉着我说：“当年，你爸就是因为我这身骨不硬朗，需要有一个安静、空气清新的环境调养，才选在这里安家的。有感情了，不舍得呢。”我一听，泪如雨下。不善言语的父亲，做了一辈子浪漫的事，用他的平凡行为诠释了最好的爱情。

在幸福的人们心中，爱情总是美好的，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中，在世俗的岁月痕迹里，它终会沉淀成一坛醇香的美酒，虽不浓烈，却淡雅弥香，缠绵在内心深处，飘漫在点滴的生活时光里。</p